

書叢學文界世光晨

騰 爾 華

Walden

David H. Thoreau

譯 遲 徐・作羅梭 美

無限世界文學巨著

華爾騰

Walden

David H. Thompson

譯者：陳永昌



騰 爾 華

譯 遲 徐 · 作 羅 梭 美

||

出版者言

晨光出版公司在一九四六年冬成立後，就編印了一部「晨光文學叢書」，收集國內第一流作家的文藝創作，但偶而也列入幾本翻譯的作品。從今年（一九四九）起我們將另出一套「晨光世界文學叢書」，專刊世界文學名著，同時把「晨光文學叢書」的譯作全部改編入「晨光世界文學叢書」中。將來這兩套叢書，將同時分別發行：一則專刊創作，一則專刊翻譯。

「晨光世界文學叢書」的計劃擬議時，知道中華全國文藝協會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與美國國務院及美國新聞處合作，已編譯好了一套美國文學叢書，約五百萬言，計十八種。我們便和文協負責人鄭振鐸，馬彥祥兩先生接洽，經獲得同意後，由本公司出版發行，同時就編入「晨光世界文學叢書」作為第一批新書。所以本叢書自第一種至第十八種的譯作都是由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主編的，自第十九種起則將由本公司自行編譯。

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爲了編譯這部介紹美國文學的叢書，曾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上海方面由鄭振鐸，夏衍，錢鍾書，馮亦代，黃佐臨，李健吾，王辛笛，徐遲諸先生，北平方面由馬彥祥，焦菊隱，朱葆光諸先生負責。自一九四六年開始到一九四八年底才告完成。其間曾得美國方面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康納司（Bradley Connors），福斯脫（John Foster）諸先生和耿美麗（Marion R. Gunn）女士很大的協助。這部書經過了三年多的時間，數十人的心血，現在能完成出版，確是國內文化界一件值得紀念的大事；而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肯把這十八種譯作交給我們出版，並且答應列爲「晨光世界文學叢書」的第一批新書，更是我們所深表感謝的。

「晨光世界文學叢書」除了出版這十八種譯作外，在計劃中的還有英國，蘇聯，法國，日本，德國，舊俄等翻譯作品。每一國將介紹二三十部代表作品，按月陸續出版。我們希望在五年之內，出足二百種，成爲一套國內最完備的世界文學叢書。

趙家璧 一九四九、三、十一



羅梭·利亨

目錄

1	錄	目
經濟篇.....		一
我生活的地方；我爲何生活.....		九一
閱讀.....		一一三
聲.....		一二七
寂寞.....		一四七
訪客.....		一五九
種荳.....		一七七
村子.....		一九三
湖.....		二〇一
倍克田莊.....		二三一
更高的規律.....		二四三
禽獸爲隣.....		二五七

室內的取暖.....	二七三
舊居民；冬天的訪客.....	一九三
冬天的禽獸.....	三一
冬天的湖.....	三二三
春天.....	三四一
結束語.....	二六五

經濟篇

當我寫作下面的文字，不如說，那一大堆的東西、底時候，我是孤獨地居住在森林之中，在麻薩諸賽州的康孜特（Concord Massachusetts），華爾騰湖（Walden Pond）湖岸上，我親手建築的木屋裏，距離任何隣居一英哩，祇靠着我一雙手的勞働，養活了我自己。在那裏，我住了兩年和兩個月。目前，我又是文明生活中的過客了。

我本不應該這般唐突，拿私惠來瀆讀者的注意，要不是市民們特別仔細地探聽我的生活方式；有些人認為我行爲乖戾，雖然我自覺並不乖戾；祇要把那一些境遇來想想，這就非常之自然，而且入情入理了。有些人問我拿什麼來吃；我是否感到寂寞；我害怕嗎；等等。另一些人好奇地想知道，我的哪一部份收入捐給了慈善事業，還有一些人，家庭很大，想知道我贍養了多少個貧兒。所以，本書有答覆這一類的問題時，要請對我並無特殊興趣的讀者原諒。許多書，避去不用所謂第一人稱的「我」字；本書卻用；這本書的特點便是「我」字用得特別多。其實，無論什麼書都是第一人稱在發言，我們卻常常忘記掉了。如果我底知人之深，好比我底自知之明，我就不再會暢談自我，談得那末多了。不幸我閱歷淺陋，祇得局限

於這一個主題。但是，我說，我對於每一個作家，都不僅僅要求他寫他道聽途說別人的生活，還要求他寫一部簡單而誠懇的自我寫照，而且要寫得好像是他從遠方寄給親人似的；我覺得，一個人若生活得誠懇，就一定像生活在遠地方一樣呢。下面的一些文字，對於清寒的學生，或許特別地適宜。至於其餘的讀者，我想他們會各取所需的。因為，沒有人是肯削足適履的啊；祇有合乎尺寸的衣履，才能對一個人有用。

我樂意訴說的事物，對中國人和山威奇島人（Sandwich Islander）未必有用，說起來，本書的讀者諸君是新英倫〔New England 美國東北六州的總稱，麻省也在其內，那是英國「清教徒」最初移植之地。〕的居民。所以本書訴說的，有關於諸君的境遇，特別有關於生逢此世的諸君底外界情況或境遇的；諸君生活在這個人世間，生活了什麼樣的生計；你們生活得如此之糟是否必要的呢；這種生活是否不能再改善了呢？我在康考特旅行了許多地區：無論在店鋪，在公事房，在田野，到處我都看到，這裏的居民彷彿都在贖罪一樣，服役着成千種驚人的苦行。我聽說過婆羅門〔Brahmin 音神教，或婆羅門與純正印度人之教。〕教徒，坐在火中，凝視太陽，或倒懸了身體，在烈火上面；我側轉了頭望青天，「直到他們無法恢復原狀，更因為頸子是扭轉的，所以除非液體，別的食物都不能流入胃囊中；」或者，終生用一條鐵鏈，把自己鎖在一枝樹下；或者，像毛毛蟲一樣，用他們的身體

來丈量帝國的廣袤的幅員；或者，他們獨腳站立在一根柱子頂上——然而啊，便是這種有意識的，贖罪的苦行，也比不上我天天看見的景像，更不可信，更使人心驚肉跳。赫爾克列斯〔Hercules 希臘神話中的英雄，曾殺死納米谷中的雄獅，九頭怪獸，亞美遜女皇，三個身體的怪牛等偉業〕的十二個苦役，跟我的鄰居們從事的苦役一比較，簡直不算一回事，因為他一共祇十二個，做完就完了；可是我從沒有看到這些鄰人殺死、或捕獲任何奇獸，也沒有看到過他們做完任何苦役。他們也沒有依俄拉斯〔Iolas 赫爾克列斯的忠僕，見希臘神話〕這般的朋友，用一塊火紅的烙鐵，來烙印那九頭怪獸；牠被割去了一個頭，會生出兩個頭來的，我們的鄰人正是遭遇了這樣的怪物。

我看到少年人，我的市民同胞，不幸生下地來，就繼承了田地、廬舍、穀倉、牛羊和農具；得到牠們還容易，捨棄牠們可困難呢。寧可他們誕生在曠野牧地，一條狼來餵奶，把牠們餵大的，他們才能够看清楚，他們是在何等的境遇中勞働着的。誰使他們役於土地？為什麼他們能够享受六十畝田地的供養，而有人卻命定了，祇能吃極稀少的臘腸呢？為什麼他們剛生下地，就得自掘坟墓了呢？他們不能不做人，不能不推動一切產業向前，儘可能要把光景過得好。我會遇見過多少個可憐的、永久的靈魂啊，幾乎被壓死在生命的負擔下面，他們無法呼吸，他們在生命道上爬動，推動一個七十五尺長，四十尺闊的大穀倉，好比那從未打

掃過的奧琪安的牛棚 [Augéan stable 奧琪安皇有三千頭牛，那牛棚三十年沒打掃，赫爾克列斯挾起兩條大河，一天內就把牠沖洗乾淨了。]，把牠推動上前，還要推動百畝之地，和鋤地、芟草的工作，還要推動牧場和森林上前！可是，另一些沒有承繼了產業的人，固然沒有了這種磨折，卻也得爲他們數立方尺的血肉之軀，委曲地生活，拚性命地做工。

人可是在一個大錯誤之下勞働的啊。人的軀體很快地被犁頭耕過去，成爲泥土中的肥料。像一本古書裏說的，一個似是而非的，通常稱爲「必需」(Necessity)底命運，支配了人，人們積聚了財富，以便飛蛾和銹蝨來腐蝕它，以便招致肢體的盜賊。生時或不明瞭，到臨終時，人們終會明白，這是一個愚人的生命啊。據說，杜卡利益 (Deucalion) 和彼爾拉 (Pyrrha) 在創造人類時，是拿石頭從頭頂扔到背後面去。〔希臘神話：洪水以後，世上只剩杜卡利益和彼爾拉一對夫妻了，他們求神問卜，神吩咐他們說，回出廟門去，以母親的骨骼從頭頂扔到背後面去。杜卡利益認爲大地是萬物之母，石頭是母骨，就照做了，每一塊石頭扔到背後便都變成了人。〕，詩云：

Inde genus durum sumus, experiensque laborum,

Et documenta damus qua simus origine nati.

（從此我是堅硬的物種，經歷勞苦，給我們證明，我們是怎樣的來歷。）

後來，勞蘭（Raleigh）也做了兩句鏗鏘的詩：

從此人心堅硬，熬盡愁苦，

證明我們的身體是巖石之質。

把石頭從頭頂扔到背後面，不看一看牠們墮落到什麼地方，真是太盲目地遵守了神示了。

大多數人類，便是這較自由的國土上的人們，也因爲無知和錯誤，填滿了人爲的憂慮，和忙不完的生命粗工，使他們不能採集生命的美菓。過度操勞，使他們的手指粗笨了，抖得太利害，不能採菓實了。真的，勞働的人，一天又一天，找不到空閒來使得自己真正地完整無損；他無法保持人與人間最勇毅的關係；他的勞働，一到市場上，總跌價。除了做一架機器之外，他沒時間來做別的。他怎能發覺他的無知呢——他是全靠他的無知而生活的——他不是還絞盡腦力的嗎？在我們能够評論他之前，我們有時要使他特別地豐衣足食，還得對

他有禮貌。好比菓實上的鮮麗一樣，我們的天性中底最優美的品格，是祇能輕手輕腳，才保全了的。然而，人與人之間就是沒有溫柔地相處。

讀者之中，有人是窮困的，這個我們全都知道，有人覺得生活不容易，有時候，甚至至於氣也透不過來。我毫不懷疑，在本書的讀者之中，有人不能償付那吃下了肚的飯錢，衣履又是這樣子容易破損，好容易忙裏偷了閒，才能讀這幾頁文字，那還是從債主那裏偷來的時間。你們這許多人過的是何等低卑，潛來潛去的生活啊，這很明顯，因為我的眼力已經在經歷的磨刀石上磨利了；你時常進退維谷，要想找一行生意來清償債務，你深陷在一個古老的泥沼中，拉丁文所謂 *aes alienum* 的——別人的銅幣，錢幣可不是用銅來鑄的嗎；就在別人的錢眼中，你生了，死了，最後葬掉了；你答應了明天償清，又是一個明天償清，直至死在今天，而債務還是未了；你求恩，乞憐，習以為常，用了多少方法，才沒有坐牢；你撒謊，拍馬，唯唯諾諾，把自己縮進了一個規規矩矩的硬壳裏，或者吹噓自己的慷慨大度，擺佈了一個稀薄如雲霧的氛圍，這才使你的鄰人信任你，允許你做他們的鞋子，或帽子，或上衣，或車輪，或讓你給他們送雜貨了；你在一隻破箱籠裏，或者在壁板後面的一隻襪子裏，塞一把錢，或者你塞在銀行的磚屋裏，那裏是更安全了；不管你塞在哪裏，塞多少，更不管那數目是如何地微少，爲了謹防患疾病而籌錢，反而把自己弄得病倒。

有時我奇怪，我們竟可如此，我幾乎要說，如此輕舉妄動，竟然實行了奴隸制度，這何等可怕的，蠻風夷俗的制度，多少苛刻而熟練的主人，蓄養了天南地北來的奴隸。一個南方的監守人是毒辣的，而一個北方的監守人更加壞，可是你自己做起奴隸的監守人來是最最壞的。談什麼人底神聖！看公路上趕驢馬隊的人，日夜向市場趕路，可有什麼神聖，在他內心激動？他最高的職責是給他的驢馬飼草飲水！和運輸的贏利一比較，他的命運算什麼？他還不是爲一位貴忙的紳士趕驢馬？他有何等神聖，何等不朽呢？請看他，如何匍伏潛行，一整天裏如何戰戰兢兢，毫不是神聖的，不朽的，他看到自己的行生，自知是奴隸，囚徒這種名目的人。一般的輿論，雖說是暴戾的，和這種目知之明一比較，又顯得微弱了。決定一個人，指示一個人的命運的，正是這自知之明呢。要在西印度州省中，談心靈與想像的自我解放，可沒有一個惠勃爾福司 [Wilberforce] 想係西印度的「解放者」來促成了呢。再請想一想，大陸上的婦人們，編織着梳粧臺上的墊子，直到彌留還對她們自己的命運是絲毫不問的！竟彷彿你能蹉跎時日，而無損於永恆似的。

人類過着靜靜的絕望的生活。所謂聽天由命，正是肯定了的絕望。你從絕望的城市走到絕望的村中，以獵水貂和麝鼠的勇敢來安慰自己。在人類的所謂遊戲與娛樂底下，都隱藏着一種凝固的，不知又不覺底絕望。遊戲中沒有遊戲可言，因爲遊戲是在工作以後。可是不做

無望的事，乃是智慧的一種特徵。

當我們，思考着教科書上的問題；什麼是人生的宗旨，什麼是生命的真真的必需品與資料，這樣思考時，倒彷彿人們是曾經審慎從事了，倒彷彿是因為他們喜歡了這種共同的生活方式，所以挑選選中了牠似的。其實，老老實實，他們也知道捨此而外，他們別無可以挑選的方式了。但稟性敏捷，又康健的人知道，太陽終古常新。拋棄我們的偏見，永遠不會來不及。無論如何古老的思想與行為，除非牠有確證，便不能輕信，人人在今天以為不妨默認的真理，很可能在明天變成虛偽的，僅成雲霧一片，卻還會有人認為牠，可以灑落一陣甘霖，到大地上來。老頭子以為辦不到的，試辦一下，你往往辦成功了。舊人有舊的一套，新人有新的一套。古時人不知添上燃料，可使火焰不滅；新人卻把乾柴放在水壺底下；還可以，像諺語說的好「氣殺老頭子，」在地球上，疾行如飛鳥呢。老年人，雖然年紀一把，未必能把年輕的一代指導得更好，甚至他們未必够得上資格；因為他們雖有所獲，卻也大有所失。我們可以懷疑的，即使是最智慧的人，活了一世了，他能懂多少絕對價值呢。實際一點說，老年人不會有什麼重要的忠告給予年輕人的，他們的經驗這樣支離破碎，他們的生活又是這樣地慘敗了的，他們必須知道這一些都是自己鑄成的呢；也許，他們還保留着若干自信心，與他們的經驗不相符合的，卻可惜他們已經不够年輕了。我在這星球上生活了三十來年，還

沒有聽到過老長輩們一個字，可謂爲有價值的，可謂爲熱忱的忠告的。他們什麼也沒告訴我，也許這方面他們是不能告訴我什麼的了。這裏，是生命，一個實驗，極底極大部份經驗我都沒有體驗過；老年人體驗過了，但卻於我無用。如果我得到些於我有用處的任何經驗了，我一定會這樣想的，這個經驗，我的長輩可是提都沒提過呢。

一個農夫對我說：「吃蔬菜活不了，蔬菜不能供給你骨頭裏需要的資料；」這樣，每天，他虔誠地貢獻了他的一部份時間，於獲得那些資料，供給他骨頭的需要；他一邊說，一邊在耕牛後面走，這耕牛，用蔬菜培養了的骨頭，來拖動他和他的木犁前進，卻也什麼阻攔不了。某些事物，在某些場合，如在最無告的，病人們中間，確是生命的必需資料，卻在另一場合，成了奢侈品，一跑到另外的場合，可能這些是根本聞所未聞的東西。

有人以爲人生的全部，無論高峯之巔，低低的谷，都已給先驅者走遍，一切都已被注意了。依照愛芙琳（John Evelyn 英國保皇黨作家（一六二〇——一七〇六））的話：「智慧的蘇魯門曾下令制定樹木中間應有的距離；羅馬地方官也曾規定你，可以多少次到鄰家的地上去。揀落下來的橡實，不算亂闖的，并會規定多少份橡實屬於鄰人。」希卜克列托斯（Hippocrates 希臘名醫，西醫祖師，著作尚有流傳）甚至傳下了剪指甲的方法，剪得要不太短太長，要齊手指頭。無疑問的，說是把生命的變易和權樂，消蝕殆盡底那種煩懣和憂